

世界文化論壇 Culture Communication

北美第一家華人文化報
在美華人的精神家園
國際標準期刊號 (ISSN) : 1540-2339
地址: P O BOX 212
Claremont, CA 91711
網站: www.postmodernchina.org

让我们一起为建设生态文明而奋斗 ——柯布院士给尹文作者的公开信

本期主要内容

让我们一起为建设生态文明而奋斗 ——柯布院士给尹文作者的公开信	第1版
走在生态文明的大道上(一)	第1版
走在生态文明的大道上(二)	第2版
走在生态文明的大道上(三)	第3版
他们使我感受到希望的力量	第3版
另一种人是存在的, 另一种文明是可能的	第4版

【写在前面的话】：诽谤我们的“奇文”出笼后，我和樊老师决定封锁消息，此事死活不能让柯老知晓。老人一片丹心向中国，却被无端地泼了这么一盆脏水，想想就心寒。像柯老这样的珍贵国际盟友难道很多吗？昨日上午途中遵照樊老师的指示顺路给柯老送新榨的果汁同时取回上次的空瓶。柯老问：着急走吗？能谈两分钟吗？我想柯老一定有事要谈，遂坐了下来。

的困惑，或许她可以成为我们新的同盟军，大家一同推进生态文明多好。”我彻底无语了，我又能说什么呢？我现在彻底理解了为什么柯老平生没有一个仇人。在胸襟和度量上我们和老人差不了真是不止21条街啊。记得当年和杨韬院长一起来美请我们回国效力的哈工大某校领导在见过柯老后所说的一句话：“我们跟柯老不在一个层次上，我们是凡人，人家柯老是圣人。”

9/11不幸事件的肇始者。他的研究说服了我，对这个问题我写的著作不太多。我们两个学者已经不太相信中央情报局操纵下的标准新闻，我们一般会多看多听听。我们俩是美帝国主义的强力反对派，对中国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代表我们对限制美国权利肆意泛滥全球的支持。在我看来，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没有希望。还在克林顿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我就加入了绿党。此次总统选举，我也把票投给了绿党。我相信，如果希拉里上台，她会发动一场对中国的战争。如果川普上台，他会严重伤害世界范围的生态文明建设，将把世界引向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

正社会问题的深度思想性探讨，而我注重后者。我希望能够清楚表达我的主张，有时候我会引用与我观点一致的学者，当然很多人和我观点不同。对我而言，多加几个脚注或尾注并不能多大程度上支持我的时代问题意识。但不管怎么说，我写的很多著作都是学术性的，如果你能逐一阅读的话。最近我和赫尔曼·达利合著的《为了共同的福祉》一书也被译成中文出版（中文名为《21世纪经济生态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译者注）。有兴趣的话，建议你不妨一读。另外，我是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这至少可以说我的学者地位还是得到学界认可的。

实际上说明，正如怀特海所注意到的那样，他的思想与其和现代西方思想不如说和古典中国思想更契合。怀特海同时还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的研究表明当代科学最前沿需要更新对古老中国思想的认识。场论、相对论、量子论无法用西方大学中所教授的17世纪的科学理论来进行解释。中国倒有机会在这个领域一试身手。

柯老拿出一本新一期的《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指着其中的一篇文章问道：这是真的吗？文章的英文题目是：“China's Great Leap Backward.”（《中国的大倒退》）。快速扫了一眼，文章是该杂志驻北京记者写的，大意是中国正在全面收缩，意识形态领域正在往文革倒退。我马上联想到过程哲学，建设性后现代和有机马克思主义正在被上纲上线诬陷的遭遇，本想咬紧牙关打死也不说。但面对柯老那纯净的目光，估计任何人都得招了。我只好把尹文的内容大致说了一下，为了怕柯老对中国留下不好印象，我再三强调，这只是个别偏执分子的不走心的个别行为，她被人利用了。她代表不了中国，什么也代表不了。出乎我的意料的是，柯老却说：或许她是真心的。

现将柯老的公开信附在这里，以飨读者。这里向悉心翻译此信的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艾米博士致谢。——王治河

我也多次批评有些中国人处处模仿美国做法的趋势，如仿效美国打造工业化模式的农业生产，我感到很悲哀。令我欣喜的是，你们中国的新领导人习近平和政府现在鼓励建设美丽乡村。我也发现中国的一些大学在大力仿效美国的教育模式。中国怎么能根据资本主义教育体系建设社会主义呢？中国现在开始认真讨论相关教育改革问题，对此我感到很欣慰。

我理解你从你们的传统教科书上得知怀特海是个“唯心主义”哲学家。唯心主义这个术语具有多种含义。怀特海反对西方那种自笛卡尔以来的机械主义、还原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观点。他也同时反对贝克莱、黑格尔和其他康德主义哲学流派的唯心主义。他把他的哲学称为“有机哲学”。他认为人的经验真实而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生活中起到重要作用。既然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那么就应该把动物、单细胞有机体、甚至更原始的生命形式看做也拥有和人类经验一样的构成元素，只不过人类的生命更完整丰富。

并问我此人是学什么的？我说是学社会学的。柯老说：“这就对了，在这个国家，社会学属于社会科学，而社会科学的一个最基本的理论预设就是人人都是自私的。追求自我利益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动力源。你和美筠带着我们这一帮子人如此不辞辛苦终年奔波在大洋两岸推动过程事业到底为什么？如果你们既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的话，那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你们来传教的。或许她提的问题是发自她内心的，所提问题是真问题。我倒愿意回答她的问题。”

你好！从我的同事王治河博士处得知，您撰文对我们的工作表示质疑。这种质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假如美国很多大学都纷纷设立研究机构，推进某种来自外国的哲学传统，我也会提出类似疑问。这些机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谁在资助这些研究？我们西方人常常用一个拉丁词语来提出问题，cui bono?（谁能从中得到好处？）要是让我猜，我会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可能是幕后主使。当然，假如我是你，读到柯布的来信也不免仍存怀疑。尽管如此，我希望您的疑问不妨请您从我这里获得准确回应。我相信，作为一个资深的社会学领域的学者，您也会尽己所能的全面考虑这种情况。

这就是怀特海的“唯心主义”，如果你坚持要用这个术语来代表怀特海的思想。实际上许多研究怀特海的学者把这种思想称为“新自然主义”，它能够克服笛卡尔和康德的二元论思想。当然，你也可以反对怀特海的思想，接受其他哲学。但如果你把那种过时的旧唯心主义思想强加到怀特海身上，你就犯了认识论的错误。怀特海和马克思一样，反对旧的唯心主义思想。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深为全球的生态危机忧虑。1970我写了本书《是否太晚》？有那么一段时间，看起来似乎美国能够引领世界各国在防止生态灾难上作出表率。但美国的大公司将这种努力视为赢利障碍，因此企业界阻挠我们的生态行动。从根子上来说，资本主义是以摧毁环境为代价的，美国的情况如今也越来越糟。

有没有搞错啊柯老，她哪是在做纯粹学术探讨，她整个就是在打棍子，这是想通过学术问题政治化把我们送进大牢的节奏啊。“如果尹和美筠不介意，我愿意给她写封公开信，坦诚地解答她

大卫·格里芬和我都是美国人，因此您认为我们给中国带来一些外国货，以期推动美国利益，这也可以理解。我希望提出论据消除这种怀疑。我们两位学者的长期学术生涯明确说明我们不支持控制美国政府的建制派政策和行为。您有机会读一读我们俩写的著作就会发现我们对美国政府一直持一种严厉的批判态度。特别是大卫·格里芬，只要一口气尚在，他就是那个全世界最著名的9/11事件权威专家（在9/11世界中基地组织摧毁了美国纽约市区的三幢摩天大楼）。针对9/11事件，大卫分别写了10本书，他立场鲜明地指出美国政府才是

1973年大卫·格里芬和我在克莱蒙设立过程研究中心，以推进怀特海哲学在多种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我们不知道中国会有任何学者听说过这个研究。由于怀特海的哲学强调整体性，他的思想也在美国高校的主流学术学科水土不服。无论如何，大部分美国高校并不关注他们所做的研究是否能在现实中得到运用的问题。而我们一直以来认为现实世界迫切需要一种整体性的研究方法解决许多客观存在的问题，而怀特海的思想为我们解决问题提供了许多资源。你可以说对推进这种整体思想和生活方式，我们具有强烈的“使命感”。遗憾的是，我们的努力在美国收效甚微。

相比之下，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更有希望。但在马克思主义生活年代，人类还没有糟蹋地球到无法生存的地步，他的理论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因此传统马克思主义需要针对新情况与时俱进。很明显，在这方面中国需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也有能力走出一条新路。因此我才再三强调：“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我们希望《有机马克思主义》能够帮助中国更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欢迎任何严肃的学术讨论，但如果没有认真研究就否定这本书，那是非常悲哀的。

过程哲学的当代奠基者怀特海(A. N. Whitehead, 1861 - 1947)系20世纪为数不多的真正意义的大哲学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民国时期的许多风云人物从熊十力、牟宗三、方东美、张君勱、张申府到谢幼伟、金岳霖、贺麟、张岱年、沈有鼎、全增嘏，唐君毅都钟情怀特海。张君勱就认为，在当代哲学家中，能把上自柏拉图，下至爱因斯坦相对论与普朗克量子论原理融会于一个系统而自成其一家言者，只有怀特海。怀特海有两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句是：理论的冲突不是灾难，它昭示着更大真理的存在。另一句是：学者的作用就是在生活中唤起智慧和美，假如没有学者那神奇的力量，智慧和美往往会湮没在往日的岁月中。

您认为我们给中国带来一些外国货，以期推动美国利益，这也可以理解。我希望提出论据消除这种怀疑。我们两位学者的长期学术生涯明确说明我们不支持控制美国政府的建制派政策和行为。您有机会读一读我们俩写的著作就会发现我们对美国政府一直持一种严厉的批判态度。特别是大卫·格里芬，只要一口气尚在，他就是那个全世界最著名的9/11事件权威专家（在9/11世界中基地组织摧毁了美国纽约市区的三幢摩天大楼）。针对9/11事件，大卫分别写了10本书，他立场鲜明地指出美国政府才是

但某些演讲者带有某种程度的宗教倾向，但以世俗化社会为探讨对象、不以传播宗教为主旨、不影响“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未“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以及其他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的正常讨论，与“宗教渗透”有着严格的区别。更何况我们的活动即使是在学术层面也没有一次是专门讨论基督教的。

我们尊重一切有信仰的人，也相信好人有好报。但我们自己由于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来美后没有加入过任何宗教组织，我们既不是克莱蒙神学院的全职教授，也不是兼职教授（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神学院的网站一查教师名单就一目了然了）。此外，我们也没有加入美国籍。中国是我们的祖国，是生我们养我们哺育我们成长的地方，我们爱她还来不及，怎可能做任何对不起自己祖国的事？柯布博士对此看的很清楚，在给我们的《建设性后现代》所撰写的序言中他有这样一段话：

“如果你们既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的话，那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你们来传教的。或许她提的问题是发自她内心的，所提问题是真问题。我倒愿意回答她的问题。”

“你们学者的作用就是在生活中唤起智慧和美，假如没有学者那神奇的力量，智慧和美往往会湮没在往日的岁月中。”

“你们学者的作用就是在生活中唤起智慧和美，假如没有学者那神奇的力量，智慧和美往往会湮没在往日的岁月中。”

“你们学者的作用就是在生活中唤起智慧和美，假如没有学者那神奇的力量，智慧和美往往会湮没在往日的岁月中。”

“你们学者的作用就是在生活中唤起智慧和美，假如没有学者那神奇的力量，智慧和美往往会湮没在往日的岁月中。”

“你们学者的作用就是在生活中唤起智慧和美，假如没有学者那神奇的力量，智慧和美往往会湮没在往日的岁月中。”

“你们学者的作用就是在生活中唤起智慧和美，假如没有学者那神奇的力量，智慧和美往往会湮没在往日的岁月中。”

走在生态文明的大道上——兼谈我们的过程缘（之一）

王治河

过程哲学的当代奠基者怀特海(A. N. Whitehead, 1861 - 1947)系20世纪为数不多的真正意义的大哲学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民国时期的许多风云人物从熊十力、牟宗三、方东美、张君勱、张申府到谢幼伟、金岳霖、贺麟，张岱年，沈有鼎、全增嘏，唐君毅都钟情怀特海。张君勱就认为，在当代哲学家中，能把上自柏拉图，下至爱因斯坦相对论与普朗克量子论原理融会于一个系统而自成其一家言者，只有怀特海。怀特海有两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句是：理论的冲突不是灾难，它昭示着更大真理的存在。另一句是：学者的作用就是在生活中唤起智慧和美，假如没有学者那神奇的力量，智慧和美往往会湮没在往日的岁月中。

过程哲学的当代奠基者怀特海(A. N. Whitehead, 1861 - 1947)系20世纪为数不多的真正意义的大哲学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民国时期的许多风云人物从熊十力、牟宗三、方东美、张君勱、张申府到谢幼伟、金岳霖、贺麟，张岱年，沈有鼎、全增嘏，唐君毅都钟情怀特海。张君勱就认为，在当代哲学家中，能把上自柏拉图，下至爱因斯坦相对论与普朗克量子论原理融会于一个系统而自成其一家言者，只有怀特海。怀特海有两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句是：理论的冲突不是灾难，它昭示着更大真理的存在。另一句是：学者的作用就是在生活中唤起智慧和美，假如没有学者那神奇的力量，智慧和美往往会湮没在往日的岁月中。

过程哲学的当代奠基者怀特海(A. N. Whitehead, 1861 - 1947)系20世纪为数不多的真正意义的大哲学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民国时期的许多风云人物从熊十力、牟宗三、方东美、张君勱、张申府到谢幼伟、金岳霖、贺麟，张岱年，沈有鼎、全增嘏，唐君毅都钟情怀特海。张君勱就认为，在当代哲学家中，能把上自柏拉图，下至爱因斯坦相对论与普朗克量子论原理融会于一个系统而自成其一家言者，只有怀特海。怀特海有两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句是：理论的冲突不是灾难，它昭示着更大真理的存在。另一句是：学者的作用就是在生活中唤起智慧和美，假如没有学者那神奇的力量，智慧和美往往会湮没在往日的岁月中。

过程哲学的当代奠基者怀特海(A. N. Whitehead, 1861 - 1947)系20世纪为数不多的真正意义的大哲学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民国时期的许多风云人物从熊十力、牟宗三、方东美、张君勱、张申府到谢幼伟、金岳霖、贺麟，张岱年，沈有鼎、全增嘏，唐君毅都钟情怀特海。张君勱就认为，在当代哲学家中，能把上自柏拉图，下至爱因斯坦相对论与普朗克量子论原理融会于一个系统而自成其一家言者，只有怀特海。怀特海有两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句是：理论的冲突不是灾难，它昭示着更大真理的存在。另一句是：学者的作用就是在生活中唤起智慧和美，假如没有学者那神奇的力量，智慧和美往往会湮没在往日的岁月中。

过程哲学的当代奠基者怀特海(A. N. Whitehead, 1861 - 1947)系20世纪为数不多的真正意义的大哲学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民国时期的许多风云人物从熊十力、牟宗三、方东美、张君勱、张申府到谢幼伟、金岳霖、贺麟，张岱年，沈有鼎、全增嘏，唐君毅都钟情怀特海。张君勱就认为，在当代哲学家中，能把上自柏拉图，下至爱因斯坦相对论与普朗克量子论原理融会于一个系统而自成其一家言者，只有怀特海。怀特海有两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句是：理论的冲突不是灾难，它昭示着更大真理的存在。另一句是：学者的作用就是在生活中唤起智慧和美，假如没有学者那神奇的力量，智慧和美往往会湮没在往日的岁月中。

当初读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这两句话之间有何联系。近日读到尹海洁教授用相当犀利的语言质疑我们人以及我们所做之事的文章，在拜读尹文的过程中，这两句话竟奇妙地走在一起。因为理论的冲突大都因为固执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不是你对我对，真理只能存在你我之间，不存在第三种可能。这一坚持对立就不美了，也就无智慧可言了。因为美在和谐，智慧在圆融，在深刻洞见事物之间深广的联系，在创造一种新的可能性。带着这样一颗平常心看待尹文，我们就由最初的愤怒变成感恩，感谢尹文给我们带来这么多旧雨新知的情感，也使我们借此机缘结识许多新朋友，更感恩尹文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使我们得以把自己所欣赏的理念，所做事情说清楚，或许尹教授可以和我们一道上路，一道探索，岂不美哉。莫非这就是古德所说的“烦恼即菩提”？

过程哲学的当代奠基者怀特海(A. N. Whitehead, 1861 - 1947)系20世纪为数不多的真正意义的大哲学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民国时期的许多风云人物从熊十力、牟宗三、方东美、张君勱、张申府到谢幼伟、金岳霖、贺麟，张岱年，沈有鼎、全增嘏，唐君毅都钟情怀特海。张君勱就认为，在当代哲学家中，能把上自柏拉图，下至爱因斯坦相对论与普朗克量子论原理融会于一个系统而自成其一家言者，只有怀特海。怀特海有两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句是：理论的冲突不是灾难，它昭示着更大真理的存在。另一句是：学者的作用就是在生活中唤起智慧和美，假如没有学者那神奇的力量，智慧和美往往会湮没在往日的岁月中。

过程哲学的当代奠基者怀特海(A. N. Whitehead, 1861 - 1947)系20世纪为数不多的真正意义的大哲学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民国时期的许多风云人物从熊十力、牟宗三、方东美、张君勱、张申府到谢幼伟、金岳霖、贺麟，张岱年，沈有鼎、全增嘏，唐君毅都钟情怀特海。张君勱就认为，在当代哲学家中，能把上自柏拉图，下至爱因斯坦相对论与普朗克量子论原理融会于一个系统而自成其一家言者，只有怀特海。怀特海有两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句是：理论的冲突不是灾难，它昭示着更大真理的存在。另一句是：学者的作用就是在生活中唤起智慧和美，假如没有学者那神奇的力量，智慧和美往往会湮没在往日的岁月中。

过程哲学的当代奠基者怀特海(A. N. Whitehead, 1861 - 1947)系20世纪为数不多的真正意义的大哲学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民国时期的许多风云人物从熊十力、牟宗三、方东美、张君勱、张申府到谢幼伟、金岳霖、贺麟，张岱年，沈有鼎、全增嘏，唐君毅都钟情怀特海。张君勱就认为，在当代哲学家中，能把上自柏拉图，下至爱因斯坦相对论与普朗克量子论原理融会于一个系统而自成其一家言者，只有怀特海。怀特海有两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句是：理论的冲突不是灾难，它昭示着更大真理的存在。另一句是：学者的作用就是在生活中唤起智慧和美，假如没有学者那神奇的力量，智慧和美往往会湮没在往日的岁月中。

过程哲学的当代奠基者怀特海(A. N. Whitehead, 1861 - 1947)系20世纪为数不多的真正意义的大哲学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民国时期的许多风云人物从熊十力、牟宗三、方东美、张君勱、张申府到谢幼伟、金岳霖、贺麟，张岱年，沈有鼎、全增嘏，唐君毅都钟情怀特海。张君勱就认为，在当代哲学家中，能把上自柏拉图，下至爱因斯坦相对论与普朗克量子论原理融会于一个系统而自成其一家言者，只有怀特海。怀特海有两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句是：理论的冲突不是灾难，它昭示着更大真理的存在。另一句是：学者的作用就是在生活中唤起智慧和美，假如没有学者那神奇的力量，智慧和美往往会湮没在往日的岁月中。

过程哲学的当代奠基者怀特海(A. N. Whitehead, 1861 - 1947)系20世纪为数不多的真正意义的大哲学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民国时期的许多风云人物从熊十力、牟宗三、方东美、张君勱、张申府到谢幼伟、金岳霖、贺麟，张岱年，沈有鼎、全增嘏，唐君毅都钟情怀特海。张君勱就认为，在当代哲学家中，能把上自柏拉图，下至爱因斯坦相对论与普朗克量子论原理融会于一个系统而自成其一家言者，只有怀特海。怀特海有两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句是：理论的冲突不是灾难，它昭示着更大真理的存在。另一句是：学者的作用就是在生活中唤起智慧和美，假如没有学者那神奇的力量，智慧和美往往会湮没在往日的岁月中。

过程哲学的当代奠基者怀特海(A. N. Whitehead, 1861 - 1947)系20世纪为数不多的真正意义的大哲学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民国时期的许多风云人物从熊十力、牟宗三、方东美、张君勱、张申府到谢幼伟、金岳霖、贺麟，张岱年，沈有鼎、全增嘏，唐君毅都钟情怀特海。张君勱就认为，在当代哲学家中，能把上自柏拉图，下至爱因斯坦相对论与普朗克量子论原理融会于一个系统而自成其一家言者，只有怀特海。怀特海有两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句是：理论的冲突不是灾难，它昭示着更大真理的存在。另一句是：学者的作用就是在生活中唤起智慧和美，假如没有学者那神奇的力量，智慧和美往往会湮没在往日的岁月中。

过程哲学的当代奠基者怀特海(A. N. Whitehead, 1861 - 1947)系20世纪为数不多的真正意义的大哲学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民国时期的许多风云人物从熊十力、牟宗三、方东美、张君勱、张申府到谢幼伟、金岳霖、贺麟，张岱年，沈有鼎、全增嘏，唐君毅都钟情怀特海。张君勱就认为，在当代哲学家中，能把上自柏拉图，下至爱因斯坦相对论与普朗克量子论原理融会于一个系统而自成其一家言者，只有怀特海。怀特海有两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句是：理论的冲突不是灾难，它昭示着更大真理的存在。另一句是：学者的作用就是在生活中唤起智慧和美，假如没有学者那神奇的力量，智慧和美往往会湮没在往日的岁月中。

过程哲学的当代奠基者怀特海(A. N. Whitehead, 1861 - 1947)系20世纪为数不多的真正意义的大哲学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民国时期的许多风云人物从熊十力、牟宗三、方东美、张君勱、张申府到谢幼伟、金岳霖、贺麟，张岱年，沈有鼎、全增嘏，唐君毅都钟情怀特海。张君勱就认为，在当代哲学家中，能把上自柏拉图，下至爱因斯坦相对论与普朗克量子论原理融会于一个系统而自成其一家言者，只有怀特海。怀特海有两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句是：理论的冲突不是灾难，它昭示着更大真理的存在。另一句是：学者的作用就是在生活中唤起智慧和美，假如没有学者那神奇的力量，智慧和美往往会湮没在往日的岁月中。

过程哲学的当代奠基者怀特海(A. N. Whitehead, 1861 - 1947)系20世纪为数不多的真正意义的大哲学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民国时期的许多风云人物从熊十力、牟宗三、方东美、张君勱、张申府到谢幼伟、金岳霖、贺麟，张岱年，沈有鼎、全增嘏，唐君毅都钟情怀特海。张君勱就认为，在当代哲学家中，能把上自柏拉图，下至爱因斯坦相对论与普朗克量子论原理融会于一个系统而自成其一家言者，只有怀特海。怀特海有两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句是：理论的冲突不是灾难，它昭示着更大真理的存在。另一句是：学者的作用就是在生活中唤起智慧和美，假如没有学者那神奇的力量，智慧和美往往会湮没在往日的岁月中。

过程哲学的当代奠基者怀特海(A. N. Whitehead, 1861 - 1947)系20世纪为数不多的真正意义的大哲学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民国时期的许多风云人物从熊十力、牟宗三、方东美、张君勱、张申府到谢幼伟、金岳霖、贺麟，张岱年，沈有鼎、全增嘏，唐君毅都钟情怀特海。张君勱就认为，在当代哲学家中，能把上自柏拉图，下至爱因斯坦相对论与普朗克量子论原理融会于一个系统而自成其一家言者，只有怀特海。怀特海有两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句是：理论的冲突不是灾难，它昭示着更大真理的存在。另一句是：学者的作用就是在生活中唤起智慧和美，假如没有学者那神奇的力量，智慧和美往往会湮没在往日的岁月中。

过程哲学的当代奠基者怀特海(A. N. Whitehead, 1861 - 1947)系20世纪为数不多的真正意义的大哲学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民国时期的许多风云人物从熊十力、牟宗三、方东美、张君勱、张申府到谢幼伟、金岳霖、贺麟，张岱年，沈有鼎、全增嘏，唐君毅都钟情怀特海。张君勱就认为，在当代哲学家中，能把上自柏拉图，下至爱因斯坦相对论与普朗克量子论原理融会于一个系统而自成其一家言者，只有怀特海。怀特海有两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句是：理论的冲突不是灾难，它昭示着更大真理的存在。另一句是：学者的作用就是在生活中唤起智慧和美，假如没有学者那神奇的力量，智慧和美往往会湮没在往日的岁月中。

过程哲学的当代奠基者怀特海(A. N. Whitehead, 1861 - 1947)系20世纪为数不多的真正意义的大哲学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民国时期的许多风云人物从熊十力、牟宗三、方东美、张君勱、张申府到谢幼伟、金岳霖、贺麟，张岱年，沈有鼎、全增嘏，唐君毅都钟情怀特海。张君勱就认为，在当代哲学家中，能把上自柏拉图，下至爱因斯坦相对论与普朗克量子论原理融会于一个系统而自成其一家言者，只有怀特海。怀特海有两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句是：理论的冲突不是灾难，它昭示着更大真理的存在。另一句是：学者的作用就是在生活中唤起智慧和美，假如没有学者那神奇的力量，智慧和美往往会湮没在往日的岁月中。

过程哲学的当代奠基者怀特海(A. N. Whitehead, 1861 - 1947)系20世纪为数不多的真正意义的大哲学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民国时期的许多风云人物从熊十力、牟宗三、方东美、张君勱、张申府到谢幼伟、金岳霖、贺麟，张岱年，沈有鼎、全增嘏，唐君毅都钟情怀特海。张君勱就认为，在当代哲学家中，能把上自柏拉图，下至爱因斯坦相对论与普朗克量子论原理融会于一个系统而自成其一家言者，只有怀特海。怀特海有两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句是：理论的冲突不是灾难，它昭示着更大真理的存在。另一句是：学者的作用就是在生活中唤起智慧和美，假如没有学者那神奇的力量，智慧和美往往会湮没在往日的岁月中。

过程哲学的当代奠基者怀特海(A. N. Whitehead, 1861 - 1947)系20世纪为数不多的真正意义的大哲学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民国时期的许多风云人物从熊十力、牟宗三、方东美、张君勱、张申府到谢幼伟、金岳霖、贺麟，张岱年，沈有鼎、全增嘏，唐君毅都钟情怀特海。张君勱就认为，在当代哲学家中，能把上自柏拉图，下至爱因斯坦相对论与普朗克量子论原理融会于一个系统而自成其一家言者，只有怀特海。怀特海有两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句是：理论的冲突不是灾难，它昭示着更大真理的存在。另一句是：学者的作用就是在生活中唤起智慧和美，假如没有学者那神奇的力量，智慧和美往往会湮没在往日的岁月中。

过程哲学的当代奠基者怀特海(A. N. Whitehead, 1861 - 1947)系20世纪为数不多的真正意义的大哲学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民国时期的许多风云人物从熊十力、牟宗三、方东美、张君勱、张申府到谢幼伟、金岳霖、贺麟，张岱年，沈有鼎、全增嘏，唐君毅都钟情怀特海。张君勱就认为，在当代哲学家中，能把上自柏拉图，下至爱因斯坦相对论与普朗克量子论原理融会于一个系统而自成其一家言者，只有怀特海。怀特海有两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句是：理论的冲突不是灾难，它昭示着更大真理的存在。另一句是：学者的作用就是在生活中唤起智慧和美，假如没有学者那神奇的力量，智慧和美往往会湮没在往日的岁月中。

过程哲学的当代奠基者怀特海(A. N. Whitehead, 1861 - 1947)系20世纪为数不多的真正意义的大哲学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民国时期的许多风云人物从熊十力、牟宗三、方东美、张君勱、张申府到谢幼伟、金岳霖、贺麟，张岱年，沈有鼎、全增嘏，唐君毅都钟情怀特海。张君勱就认为，在当代哲学家中，能把上自柏拉图，下至爱因斯坦相对论与普朗克量子论原理融会于一个系统而自成其一家言者，只有怀特海。怀特海有两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句是：理论的冲突不是灾难，它昭示着更大真理的存在。另一句是：学者的作用就是在生活中唤起智慧和美，假如没有学者那神奇的力量，智慧和美往往会湮没在往日的岁月中。

过程哲学的当代奠基者怀特海(A. N. Whitehead, 1861 - 1947)系20世纪为数不多的真正意义的大哲学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民国时期的许多风云人物从熊十力、牟宗三、方东美、张君勱、张申府到谢幼伟、金岳霖、贺麟，张岱年，沈有鼎、全增嘏，唐君毅都钟情怀特海。张君勱就认为，在当代哲学家中，能把上自柏拉图，下至爱因斯坦相对论与普朗克量子论原理融会于一个系统而自成其一家言者，只有怀特海。怀特海有两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句是：理论的冲突不是灾难，它昭示着更大真理的存在。另一句是：学者的作用就是在生活中唤起智慧和美，假如没有学者那神奇的力量，智慧和美往往会湮没在往日的岁月中。

过程哲学的当代奠基者怀特海(A. N. Whitehead, 1861 - 1947)系20世纪为数不多的真正意义的大哲学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民国时期的许多风云人物从熊十力、牟宗三、方东美、张君勱、张申府到谢幼伟、金岳霖、贺麟，张岱年，沈有鼎、全增嘏，唐君毅都钟情怀特海。张君勱就认为，在当代哲学家中，能把上自柏拉图，下至爱因斯坦相对论与普朗克量子论原理融会于一个系统而自成其一家言者，只有怀特海。怀特海有两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句是：理论的冲突不是灾难，它昭示着更大真理的存在。另一句是：学者的作用就是在生活中唤起智慧和美，假如没有学者那神奇的力量，智慧和美往往会湮没在往日的岁月中。

过程哲学的当代奠基者怀特海(A. N. Whitehead, 1861 - 1947)系20世纪为数不多的真正意义的大哲学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民国时期的许多风云人物从熊十力、牟宗三、方东美、张君勱、张申府到谢幼伟、金岳霖、贺麟，张岱年，沈有鼎、全增嘏，唐君毅都钟情怀特海。张君勱就认为，在当代哲学家中，能把上自柏拉图，下至爱因斯坦相对论与普朗克量子论原理融会于一个系统而自成其一家言者，只有怀特海。怀特海有两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句是：理论的冲突不是灾难，它昭示着更大真理的存在。另一句是：学者的作用就是在生活中唤起智慧和美，假如没有学者那神奇的力量，智慧和美往往会湮没在往日的岁月中。

征 稿 啓 示

《世界文化論壇》報學術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丁子江 任平 成長春 劉孝廷 劉笑敢 劉全華 曲耀厚
李晨陽 李惠斌 陳俊偉 吳國盛 陳榮灼 楊富斌 金惠敏
歐陽康 俞懿嫻 顧林玉 鞠實凡 安樂哲 溫恒福 張修玉

《世界文化論壇》報

主編：樊美筠
編委：王治河 王蓉蓉 朱易 倪培民
謝文郁 曾慶華 黃勇 馮毅 李銀玲
顧問：叶朗 朱德生 周桂钊 乐黛云

《世界文化論壇》由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美國)主辦。面向兩岸三地及美國華人世界，旨在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增進世界和平和人類共同福祉。
本報有以下欄目：文化廣場，放眼天下，美國大觀，洛城夜話，企業文化，思考手記，過程思維，綠燈人生，成功之道，大師風範，華人明星榜，信仰的天空，名校推薦(廣告)，互動特區，影響我一生的那一本書，影響我一生的那一句話，特色店(廣告)等。歡迎兩岸三地、美國及世界各地的華人踴躍投稿。稿件最好控制在1500字內，潤筆費千字10-20美元。電子稿件地址：ipdclaremont@yahoo.com 網址：www.postmodernchina.org

走在生态文明的大道上---兼谈我们的过程缘（之二）

樊美筠

（之一）中治河谈及过程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吸引我们的一大原因是它对中国文化的青睐，它令我们重估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过程哲学，建设性后现代和有机马克思主义对差异的欣赏，对中国文化的敏感，对和谐的推重，使我们换了一副眼镜看世界，这一看，则看出了其中的精彩，发见其中的璀璨处。正如著名创意大师，“有远见的英国人”菲利普·多德所说：正是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欣赏构成了中国人了解自己文化价值的最佳途径。因此之故，对于过程哲学，建设性后现代和有机马克思主义，我们充满感激。这没什么好隐瞒的，在我们的《第二次启蒙》一书的后记中我们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此文想重点谈谈，过程哲学，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以及有机马克思主义吸引我们另外一大原因，那就是它独特的实践品格以及与之密切相关联系的其倡导者知行合一的风范。

与主流学术界的大部分西方学者服膺“价值中立”（value free），喜欢袖手谈心性，将理论与实践，知识和行动分的清清楚楚不同，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它的实践品格。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尝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在这方面，有机马克思主义可说是深得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读者诸君不难发现，在《有机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克莱顿反复强调这一点。在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和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要改造世界，我们既需要思想也需要行动，但“有时候最大的思想来自于行动中”。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们真是一批践行“知行合一”的人，是真正意义上“将学问与生命打成一片的人。”中国古人所崇尚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操，在柯布，格里芬等人身上得到生动体现。

按照我们非常尊敬的国内某著名非营利机构负责人对柯老的评价，柯老的一生可以说是“学术求真的一生，问题求解的一生，知行合一的一生。”此言我们还没有转达给柯老，老人要知道了估计一定会又说：嘿，俺还在呢！因为在许多庆祝的场合如80大寿，88寿，90大寿，面对人们的贺辞，柯老总喜欢说：行，这下我的“悼辞”也有了。

治河当年部队的一个战友转业后在地方做了一个不小的官，有一次治河开会路过他的地盘前去看他，在喝过了之后，这次昔日的战友说了句掏心窝子的话：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傻子，只不过有人反应快一点，有人慢一点。仅此而已。你可以骗人一时，但最终人们总会知道你是什么人。

现在想来，柯老这类人就是靠自己的行动，赢得人们爱戴的。为了支持过程研究，柯老卖掉了他的祖传豪宅，一开始租住在老人院的两居室中，夫人过世后，则租住在一居斗室中。虽然身为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院士，他的生活却异常的简朴，他已经25年没有买过新衣服了。他眼睛做白内障手术，术后我载他回家，因为已过饭点，遂问他中午吃什么？他说有昨天吃剩的方便面。我说“那怎么能吃呢？”他满不在乎地回答：“没问题，我可以吃”。虽是刚做完手术，虽是剩饭，但他认为每粒粮食都是神圣的。

就是这样一节节俭到极致的大思想家，2015年又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50万美元，罄家举办了数千人参加的生态文明大会——第9届生态文明论坛。相信任何良心未泯的人读了柯老那封公开信都会动容。信的第一段是这样写的：

“我今年（2015）已经90岁了，我有两个漂亮、聪明、可爱的曾孙，我知道我见到他们的机会已经不多了。让我悲哀的是，我没有给他们留下一个像我出生时

那样热情好客、充满希望的世界。为此，我和其它人代表我们这个星球，正在组织一个有史以来最大型的关于生态文明的跨学科会议。”（参见：新华社：《一位美国九旬老人对生态文明的执着追求》，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6/03/c_1115499527.htm）

“尹文”质问柯布博士为什么不在美国宣传生态文明，却跑到中国来“鼓吹”生态文明？并认为柯布博士来中国推进生态文明是为了“遏制中国发展”。

柯老怎么不在美国宣传生态文明？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柯老就写了西方世界第一部生态哲学专著《是否太晚》。按照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哲学系主任（Eugene Hargrove）教授的考证，这本书是“第一本由一个哲学家独立写作的、以书的篇幅来讨论环境伦理的专著”。柯布当时就预见性地警告了生态危机的严重性，并提出要适当调整国家事务的优先顺序。其后的几十年间，柯布写了大量这方面的文章，并出版了几本重要著作，包括与澳大利亚生态学家查尔斯·伯奇（Charles Birch）合著的《生命的解放》（1982年）、与生态经济学创始人赫尔曼·达利（Herman Daly）合著的《为了共同的福祉》（该书1992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大奖，其中文版以《21世纪生态经济学》为名已于2015年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他还是西方世界最早提出绿色GDP的人。著名的克莱蒙“后现代窑洞”也是他奠基的第一锹土。连续召开了10届的克莱蒙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他的倡议下召开的。这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最大的一个生态文明论坛。刚刚公布的《2016年度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十件大事》还特别提到了该论坛。10年来已经有数千位美中学者，环保领袖和官员参加了该论坛。就在不久前他还以91岁高龄之躯，前往洛杉矶市中心参加游行，反对美国石油公司破坏环境的恶行。

大家都知道，柯老并不是不批判美国和西方，而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彻底失望。柯老也一再告诫中国不能模仿美国。结果这被“尹文”说成是一个“陷阱”，要让中国不发展。抛开水污染，土壤污染和食品安全不谈，单看看已疯狂扩张到京津冀、山西、陕西、河南等11个省74个城市的严重雾霾，就知道建设生态文明有多重要了。如果天空布满了令人窒息的雾霾，水也污染的不能喝，那么再高的GDP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理解正是这份对中国人民的大爱，这份悲悯情怀，让已90高龄的老人间关万里坐着经济舱飞往中国，到浙江安吉参加生态村剪裁，飞贵州黔东南参加有机州大会，亲赴苗寨的田间鼓励村民种有机作物。老人多次对我们说，一旦生态灾难来临，富豪可以做飞机乘游艇逃掉，广大穷人则是最大的受害者。洛杉矶飞北京要十多个小时，我们要给他买商务舱头等舱，他说“省点吧！”我心疼老人，坚持要给他买，他最后居然说你们要给我买，我就不去了。无奈之下，我找到一个折中办法，多花100多美金，给他买了个“长腿”，就是经济舱第一排，那样腿多少可以伸开些。老人接受了这个方案。就这样，到了北京腿还是肿了，后来还是安金磊老师找到一个著名的道医朋友给老人推拿了一下才好些。

“尊重他者，倾听他者”既是建设性后现代的基本原则，也是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生活中柯老和蔼可亲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每次国际会最让中国学者感动的是老人总是认真的倾听每一位中国学者的发言，无论你的话题如何枯燥，你的英文如何结

结巴巴，他总能准确找到你发言中的亮点。可见他是真听了。比起那些讲了就走，从不听他人发言的学术大腕，境界之高低，当下立判。美国伟谷州立大学哲学系主任劳尔（Stephen Rowe）在一篇文章中说，他来加州只想看两样东西：一是柯布博士，一是圣地亚哥的海豚。他认为柯老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南方绅士。”你或许以为我在这里无原则地吹捧柯老，我在文后会附上一封我们刚刚收到的柯老给“尹文”作者的公开信，我们和柯老的距离，大家径可自行去丈量。

如果你看到柯老生活中没有一个私敌，就以为老人只是个没脾气的好好先生，那你就错了。在美国，柯布博士和格里芬博士以反美帝国霸权而闻名遐迩。9/11之后，他俩不仅召开反帝国的会议，而且四处演讲反对美国霸权主义，挑战美国人民反思：为什么人家要炸我们？呼吁人们“以宾拉登的眼光”看世界。

10年间，格里芬已经写了10多部揭露美帝国阴谋的书，其中《新珍珠港》一书已在中国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了。在格里芬看来，虽然美国历届政府都试图掩饰其政策的实质，但是其政治、经济等政策无不显现出一种帝国主义倾向。美帝国的政治在其根本上是一种富豪政治。这种富豪统治在多方面威胁着人类的进步事业，其中包括生态事业。

在唱着“打败美帝野心狼”歌声长大的许多中国人看来，格里芬的思想和言论似乎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勇气，但如果我们做个简单的换位思考，设想自己是格里芬，一位美国人，身处“爱国主义精神”高涨的美国，面对悍然入侵阿富汗，出兵伊拉克，庞大的军事开支，加速建设太空武装，通过《爱国法案》的强大布什政府，那么我们就能体会到格里芬风骨的坚硬程度，从而将敬意留给他。因为这是个为达目的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政权。格里芬不是佛教徒，但他那种大无畏，那种面对强敌的坦然与淡定，令人遥想起“将头临白刃，犹似斩春风”的佛门大德的高蹈。这种人成为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如果我们连具有这种伟大风骨的人也要喷，也要黑，扪心而问，我们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除了是反美帝国斗士，格里芬还是环保卫士。由于在70年代深受洛杉矶大雾霾的危害，他当时在校园骑车上坡时因为污染空气大量进入肺部而感到胸口疼痛。他意识到人类对于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使用，已经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后果。正如有记者所说，人不吃饭也许能活一个月，人不喝水也许能活一星期，人不呼吸活不过10分钟。到了连呼吸都有问题的时候，人就知道，自己必须做点什么，以促使现实改变。

他决定自己率先做点什么，以推动生态文明。于是和太太安妮一起在圣芭芭拉海边一个偏僻的地段用很廉价的钱买下了一块地，开始建造绿色环保的“生态屋”。这个实用面积约为110平方米的二层楼生态屋外形参考了希腊建筑的设计，屋内没有空调和电暖气，完全通过建筑技巧来实现冬暖夏凉的效果。每月电费只有3美元，水费也才20美元左右。想想看，这二十多年来，仅此能源一块，就节省了不知多少。

看似美如“诗意的栖息地”的房舍内，其实每样东西都是二手货。最贵的也不超过200美元。有的柜子是用十几片木板重新组合的，有的木板之间还保留着无法拼合的缝隙，这恰恰顺应了整个房间的朴实风格，丝毫没有因陋就简的突兀感觉。一次当我们带学者去拜访格里芬时，他与安妮笑着对我们回忆起他们曾经几次光顾一家二手家具店，因为相中了一个尺寸超高的柜子，他们认定这个柜子很难找到买到，于是耐心地等了一年半，果然最终以非常便宜的价格买到

手。夫妻俩为此很是得意呢。

20多年来，他们接待了数以万计的来访者，他们的生态屋演变成生态教育的基地，年复一年地影响着许许多多的普通美国人。美国今日生态环境的改善，不能不说跟他们的努力一点关系没有。

除了生态屋，为了减少尾气排放造成的空气污染、节约能源，格里芬先换了一辆每加仑汽油可以跑53英里的小型本田混合动力轿车，不久前又干脆换了纯电动的尼桑LEAF。

作为国际知名学者，格里芬并不缺钱，也不吝啬。新华社洛杉矶分社社长薛颖女士曾当面问格里芬和安妮：“你们为什么如此严格地要求自己节约能源和资源？”两人异口同声地说：“因为我们知道人类正在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所以我们愿意从自己做起。”就在上个月当我们带着首届生态文明领导力高级研修班的学员参观他的生态屋时，正值川普当选美国总统。有位来自中国党校的老师问他如何看待川普对气候变化的断然否定（因为川普声称“气候变化是中国人编的骗局”）？格里芬露出了一脸“他算老几”的不屑：“我们才不管他的胡言乱语呢，他说他的，我们于我们的。”

2012年，已查出癌症并刚刚做了大手术的格里芬，仍然坚持抱病前来中国演讲。行前我们给了他一些我们所搜集到的中国学者想听的演讲题目。他说我这次去什么纯学术的题目都不想讲，只想讲生态问题。这就是他后来分别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南大学，山东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做的那个演讲：“生态危机：中国能否拯救文明”。这被“尹文”理解成一篇东西翻来覆去讲，没有学术含量。其实明眼人都知道，格里芬一定是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这是自己最后一次来中国了。要把自己内心最想说的忠言告诉中国人民。

今天，已经行动不便的格里芬仍然笔耕不辍，想通过著述唤醒人们，正视可能面临的巨大生态危机。2015年他出版了新书《史无前例——文明能否在二氧化碳危机中幸存？》。书中有一个部分讨论了生态冲突和生态难民等问题。他意味深长地对前去探望他的中国学者说：“那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我们关心的是子孙后代。”

至于克莱顿，这位《有机马克思主义》一书的主要作者，也是一位不知疲倦的生态文明的践行者。他曾是加州赛车冠军，由于厌倦了赛车不生态，毅然放弃了心爱的赛车爱好，但却依然保持着快捷的工作作风。他不是在上课，就是外出演讲或写作，如果还有时间的话，他或是自己骑着自行车上山骑行上百哩，或是带着一家人去大自然中野营，他有一位知性的太太，一双可爱聪明的大眼睛儿子，还有一只名叫“夏天”的小狗。每当客人到来，克莱顿教授都要郑重其事地将“夏天”叫出来与大家握手，完全将他作为家庭的正式成员介绍给客人。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他们不仅自己是素食主义者，也鼓励“夏天”吃素。就连给狗买的啃着玩的东西，他们也给它换成素的，以培养它平和的性情。

为了践行生态理念，他们一家四口几乎每天都骑着单车去上学上班。如果去中国演讲，他则既不逛景点，又不购物（抵制消费主义），唯一的要求就是保证他每天至少有半小时个人独处的时间，这时他或去附近的公园散步，或在房间静坐（如附近无处可去的话）。然后他又会精神抖擞地出现在我们面前，问：“现在我们该做什么了？”眼里心中全是工作。

他自己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强调分享，他著述甚多，同时又在学校教授“生态文明”等课程，他大概也是全美第一个开设生态文明课（*下转第4版*）

他们使我感受到希望的力量

薛颖

前日，朋友转来一篇网文，大意是说美国克莱蒙神学院的柯布、格里芬、克莱顿，以及旅美中国学者王治河和樊美筠是“骗子”，骗了中国50多所高校，披着过程哲学的外衣对中国进行“宗教渗透”。看了该文，我的第一反应是哑然失笑——中国50多所高校恐怕没那么容易被骗倒吧？而且其中很多是中国一流高校，如北师大、哈工大、西安交大、浙大、北二外、黑大等等。这样的文章竟然也能在网上流传？50多所中国高校师生的智商、判断力、思想觉悟不会被认为这么低吧？

但是后来，听说有网络大V借机炒作，标题吓人，阅读量动辄10万+，使一些读者不明真相，对过程研究中心与中国的学术交流活动也造成了一些影响。我才意识到，看来对待这类问题还真得严肃点。

我从2012年认识柯布等几位美国学者和王治河、樊美筠老师，也曾秉承职业训练的谨慎态度仔细观察过他们，也曾对他们忘我辛劳的追求动机产生过疑问，也曾对他们所说的“建设性后现代”“过程思想”“有机哲学”等等术语困惑不解。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听到“建设性后现代”这个词时的反应：“现代怎么不好了，中国正在努力实现现代化目标，干嘛要超越现代，提倡后现代呢？”后来我发现，是因为中国和美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国情，大家有时候用的词不一样，但是说透了，对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工业化发展的弊端等问题的认识都是一样的。

从2012年到2016年回国之前的四年里，我和柯布等时有接触。越接触，我就越被他们的思想、理念所吸引，被他们的精神所鼓舞。

过程研究中心位于克莱蒙大学城8所院校之一克莱蒙神学院校园内一处不起眼的平房里，与国内各种高大上的研究机构办公设施天壤之别。但是“小庙有真佛”。当我得知柯布在上世纪70年代卖掉祖宅，用得来的200多万美元创办过程研究中心，并靠这笔钱维持该中心运转至今，成为世界过程哲学思想的支柱型研究机构时，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上世纪70年代，200万美元值得多少钱！如今，这个曾经的百万富翁在老人社区的小单元房里过着简朴而充实的生活，这是什么样的追求与境界！

因为对老人多年来倡导的生态文明感兴趣，我开始试图了解他的学术专长“过程哲学”，期待从中找到他多年来一直认为“人类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的思想依据。由于缺乏哲学理论基础，我对他们所说的“动在”、“互在”等专业词汇难以理解，但是在接触过程中，我多多少少明白了一点。罗素的老师怀特海创立的“过程哲学”，也叫“有机哲学”，认为：1、万事万物都是有机的（动在）；2、万事万物彼此之间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互在）。另外，他们还讲究“1+1>2”，比如两个个体相加作用，产生的效果一定大于两个个体的简单累加。

对于他们的哲学理念，我至今可能都没有理解到位，也无法表述清楚，毕竟不是学这个专业的。要不是出于好奇反复向他们请教，王老师、樊老师和到过程中心交流访问的中国学者给我掰开揉碎地讲，我可能连上述理解表达都做不到。

但是不知为什么，或许是因为亲眼所见他们的言行、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哲学理念具有强大的魅力，他们总

是使我感受到希望的力量。他们的目标很远大，比如建设生态文明。2015年，90岁的柯布老人用尽最后的50万美元积蓄筹办了主题为“走向生态文明”的“第十届怀特海大会暨第九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因为有两三千名来自三十多个国家的学者参会，会场设在克莱蒙最大的礼堂——波莫那大学的布里奇斯礼堂，租金每天就要2000美元。同声传译也花了不少钱，当时听说租一个同声耳机就100多美元，但是老人认为该花的钱不能吝啬。看到两三千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哲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建筑学……等诸多领域学者自己掏钱买机票来克莱蒙参加“走向生态文明”大会，我的内心不仅感到震撼，而且非常感动。一位生活简朴的老人，帽子破了都舍不得买新的，还满不在乎地说自己戴的是“空调帽”，凉快。但是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却不惜投入。这次大会围绕生态文明共设立了82个专题，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弊端、生态文明的蓝图及建设路径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会上会下的交流对于许多学者来说是十分宝贵的，大会为他们搭建了平台，形成了合力，为人类生态文明未来播下了更多火种。

柯布已经90多岁了，按中国人的想法早就该在家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了，干嘛还要花费钱财精力为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筹办大会？从1971年他出版《是否太晚？》一书对人类发出生态道德拷问时，他就知道，人类向生态文明转变的过程将是漫长的。用他的老朋友、已故生态建筑学家保罗·索拉里的话说：“长颈鹿的脖子不是一天长长的。”但是这位老人拿出“一息尚存就要尽己之力”的劲头

儿，认为“只要有希望就不算太晚、就要努力”，愣是花三年多时间，带领一群人筹办了这次西方世界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规模最大的学术会议。所以我对尹海洁老师所说的柯布等“用生态文明为借口遏制中国发展”特别不理解。我相信，如果尹老师仔细阅读包括柯布在内的各位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她就会发现，她误解了。包括柯布在内的与会学者谴责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造成的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赞扬中国为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所做的努力，认为各国应该向中国学习。柯布是因为认识到美国摆脱不了资本主义体制的束缚，无法像中国一样搞生态文明建设，才认为人类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特朗普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这位在“民主选举”中上台的美国总统，一上任就取消了美国政府对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支持。

生态文明道路是中国自主选择的道路。由于中国坚持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对世界许多国家形成了示范效应。虽然美欧发达国家比中国早几十年经历了工业化发展导致的环境恶化，这些国家的学者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开始思考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且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但是被利益集团操控的西方发达国家政府无法真正带领国家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此，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行动在世界上引起了广泛关注与赞誉，这是中国“软实力”上升的一个体现。在西方世界里，像柯布、格里芬、克莱顿这样的从心底里对中国持客观、公正、友好态度的学者真不多。如果尹老师多接触一些外国学者，就会感到柯布、（*下转第3版*）

（*上接第1版*）为人民服务。但同样悲哀的是，中国也面临贪污的问题。少数政府官员常常无法抵抗诱惑，为利益阶层服务。中国政府现在决心大力开展反腐运动，避免出现为金钱服务这样的典型资本主义恶习。

我承认你是对的，我负有某种“特殊的”使命，我的使命就是将人类从自我毁灭中拯救出来。不久之前，我还认为我只对美国人民负有使命。不管成功与否，我都将努力在美国促进生态文明。但如果我们在中国也能起到一点作用，那我也很高兴把我的使命延伸到中国。

我是基督徒，但我所在的教派（卫理公会）完全尊重中国教会切断与美国教会的联系，成为真正的独立自主的中国教会。我们不赞成任何美国传教势力在华的传教。

我认为对中国来说，最有希望的就是恢复、更新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国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反对“金钱崇拜（教）”，关注我们生存的自然世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资源可以利用。

对那些和我一起促进中国（甚至世界）福祉的中国同仁，我充满敬意。我没有资格评论他们奉献精神的源泉来自何处。我想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重要来源。但我认为中国文化本来就拥有深层的智慧。我认识的中国学者中，再也没有像樊美筠博士和王治河博士那样具有自我牺牲和无私精神的人了。中国很幸运具有许多出色的学者，他们既有专业素养，也擅长沟通。我跟随他们了解中国，因为我们拥有共同的目标。我对他们完全信任，我们在生态文明方面的合作的成功更使我确信他们的智慧。

很明显，我认为您在某种程度上所获信息有误，您的怀疑把情况以讹传讹。我没有权利期待你相信我的论述。例如，我没有提供注释和参考文献作证。但我真诚希望您能够认真地核实您所怀疑的信息。若是希望我提供协助，请与我联系。一般来说，我都可以提供证据。我将很乐意和一个怀疑论同行合作（我自己也是怀疑论者）。公开透明虽然不容易，但它能够复原真相。假如我们彼此坦诚相待，我们之间的分歧就无须走向敌意。

希望您继续保持质疑、检验真理的好方法。毫无疑问，美国中央情报局确实在中国活动。他们在西藏问题上起到很大作用，他们在美国主流媒体和政治圈内也积极作出不利于中国的宣传（甚至反对俄罗斯的宣传）。假如可以的话，我一定乐意帮助您，他们是咱们共同的敌人。

我很高兴通过这个机缘与您结识。欢迎您得便来克莱蒙做客。我将尽最大努力尽好地主之谊。我们的第11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将于2017年4月下旬在克莱蒙召开，欢迎您拨冗参加。希望您能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为建设生态文明而奋斗。此致

敬礼！

小约翰·柯布

走在生态文明的大道上——兼谈我们的过程像（之三）

王治河 樊美筠

走笔至此想多说几句并非题外话的题外话。

其一，为了证明我们这伙“骗子”是如何“把50所高校骗的团团转的”，尹文说我把退休的高中教师，家庭妇女等“乌合之众包装成学者”，欺骗中国高校。

这里尹教授又跟读者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让我们又一次见证了何谓无知者无畏。显然在尹教授的等级辞典里，似乎只有在高校工作的才算学者，高校老师一定高于中学老师，有工作单位的一定高于“家庭妇女”。这显然是在以某种特殊的国情臆想美国社会了。

对美国社会与文化的多样性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与许多中国人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博士生-工作线性人生轨迹不同，许多美国人是大学毕业了找工作，待工作上或慧悟上或灵性上有了提升自己的需求后再去读研或读博。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大学的研究班里或博士班里经常可以看到许多大龄（甚至祖母级）学生。像我们认识的安吉拉就是个拥有7个子女，四个外孙的祖母级的在读博士。

由于是知道自己要什么之后再读的博士，因此许多人并不把高校工作作为毕业后的首选。往往是选择自己最爱做或最擅长做的工作。凯文博士就是这样。长着一双硕童眼，天性活泼的他，视和学生们在一切为自己的最爱。作为柯老的学生，他自觉将过程教育思想运用到教学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凯文式课堂分组讨论法”。亲眼目睹了这种方法暑期班学员都见证了这一方法在活跃课堂，激荡学生思维方面的神奇效果。这样的人被我们请到中国的暑期班来，有什么不对吗？要知道他只是我们这个小小非利益机构的中国部的顾问，又不是有级别要求的中顾委顾问。更何况这个顾问是旅费自理的。

至于托本女士，以她家的经济实力完全有能力把自己的孩子送往全美任何一所昂贵的私立寄宿学校。然而由于不满美国现代教育体制的弊端，特别是道德教育的匮乏，她毅然决定辞职自己教育孩子，这就是美国日益流行的“在家教育”。她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家长各取所长，采取异质而教，定期团聚的方式努力促进孩子

的全面发展。她的两个孩子都是这么教育的，而且教育的很成功，她自己在这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国内的教育工作者很想了解美国“在家教育”运动的具体进展，于是我们把她请到中国现身说法，这有什么不妥吗？抛开她的学识不论，单就她那胆识难道不配来我们暑期班讲一讲吗？何况这也是个自理班费者。

其二，尹文翻来覆去拿克莱顿的身份说事，对他“传教”的指控现在因其“无神论者”的身份显然是落空了，但他非什么名牌大学的名牌教授但却被哈工大聘为首席学术顾问颇有微词。明里暗里批评工大请错了人。

读者诸君子或许会说如果请个哈佛的来或许就没这事了。毫无疑问，哈佛大学是我们敬重的地方，怀特海当年就是在哈佛大学创立自己的过程哲学。然而坦率地说，在过去的30年里，由于分析哲学的强势，特别是“价值中立”被奉为圭臬，哈佛哲学系真没有出过什么哲学大师，那里有人提出绿色GDP吗？有人潜心研究生态文明吗？有人提出“有机马克思主义”吗？（下转第4版）

（上接第2版）格里芬、克莱顿他们的可贵。

从柯布到格里芬，到他们多年的老朋友索拉里、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达尔、生态农业专家迪恩·弗罗伊登伯格、韦斯·杰克逊，以及与他们有学术交往的生态马克思主义领军人物约翰·福斯特、提出“生态文明”清晰概念定义的罗伊·莫里森，还有“走向生态文明”大会的主旨演讲嘉宾、著名环保人士比尔·麦基本、万达娜·席娃等，这些人具有很多共同特点：为人类命运忧虑，为保护环境勤俭克己、鞠躬尽瘁。他们相互尊重、欣赏，虽不在同一个州甚至不在同一个国家，也不属于同一个专业领域，但是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为了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他们之中有很多感人至深的故事，在和他们的接触中，我深受教育。

他们之中很多是美国社会的知名人士，同时也有不少是反对美国政府、反对贫富差距和大财团垄断的斗士，比如爱基本、席娃、福斯特，还有和柯布一起创办过程研究中心的大卫·格里芬。2005年我在伦敦攻读“国际冲突”专业硕士的时候就读过格里芬的知名著作《新珍珠港》（此书的中译本已于2004年由东方出版社出版）。该书对美国政府所描述的“9·11事件”提出质疑。当时我还不知道几年后我会认识这位年近八旬高龄的作者，但是对作者敢于质疑的勇气感到由衷钦佩。

尹老师敢于质疑的勇气也是令人钦佩的，而且其从祖国和人民利益出发的动机也是好的，虽然对事实的认识有相当程度的偏颇，甚至可以说，“帽子扣的有点大”。因此我想，如果没有掺杂其他因素，尹老师的文章中的一些错误可能只是误解，包括称克莱蒙林肯大学为“野鸡大学”，称王治河和樊美筠为“来自神学院的神学骗子”等，可能也是因为不了解情况，因为王老师和樊老师并不是神学院的教授。

有一些情况，如果去实地看一看，可能就不会产生误解了。比如在克莱蒙神学院的神学院里，可以看到穿佛教僧袍的学者，也可以看到戴犹太教小黑帽的学者。由此可见，克莱蒙神学院与宗教组织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克莱蒙神学院研究各种宗教，而不像宗教组织只虔诚地信奉某一种宗教。而且据我了解，在克莱蒙神学院即使从事神学研究，也并不是非得信奉宗教，更不要求必须信奉某一种宗教。

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过神学家，而柯布是美国著名神学家。（维基百科里引用哥伦比亚大学Gary Dorrien教授的评价，称柯布是“北美20世纪最重要的两个神学家之一”。）出于好奇，我曾问他，在他的心目中，上帝到底是什么？他的回答很长，我无法复述，但是可以理解，他心目中的上帝，相当于我心目中的“自然”，宗教则意指“对世界的忠诚”（怀特海语）。

后来我慢慢理解了为什么在西方，有时候哲学与神学不分家，因为很多神学家对人类核心问题的思考不亚于甚至超过哲学家，他们的哲学理论同哲学家的思辨一样，可以用于解释世间万象。对于柯布，我们把他当作哲学家，但是神学研究界把他当作神学家，给予他很高的神学学术地位。我认为，他的著名神学家头衔不应该影响我们对他的哲学思想的研究与理解。歌手鲍勃·迪伦都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想柯布既是哲学家又是神学家这事估计也不那么难理解吧？

柯布从来没有问过我信不信教，信什么教。在和他们接触过程中，我感觉他们以为信仰问题纯粹是个问题，无论一个人有没有宗教信仰，信仰什么，都应该被尊重，包括信仰共产主义。所以《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作者、公开的社会主义者克莱顿是柯布的得意门生，成为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的接班人。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做一名公开的社会主义者，这难道还不能说明克莱顿的意识形态取向么？柯布选择克莱顿作为他的接班人，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柯布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友善态度么？

王治河老师不是基督徒。我曾听他对别人说过：“我这个人信一点儒家思想，信一点道家思想，佛教的也能接受一些”。他手腕上常年戴着一串小核桃珠子。他曾和其他学者合写过《中国禅的生态意蕴》和《日本禅的误区及其超越——

从中国过程禅的视阈看》，可见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他都有所涉猎。恐怕没有哪个基督教教组织会重用一個崇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督徒。

这也是我对尹老师文章提出的怀疑哑然失笑的一个原因。我不理解尹老师说他们对中国进行宗教渗透是指的什么教？因为尹老师提到的这些人中有些不信教，信教的也不都是一个教。

王老师和樊老师有一本已经悄然引起中外学者关注的著作《第二次启蒙》。已故国学大师汤一介曾为该书作序。汤老写到：“有幸在2005年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小约翰·柯布博士有一次面谈，此后又认识了留美中国学者王治河和樊美筠博士。上个月他们把将要寄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作《第二次启蒙》寄给我。我粗粗地翻阅了该书稿，真是喜出望外，这部书使我更加全面地了解怀特海‘过程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对今日人类社会的意义，特别是该书广泛而且广泛地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思想资源，而且显示了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怀。”之后，汤老严肃地探讨了他们为什么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感兴趣、他如何看待“过程哲学”为基础的“建设性后现代哲学”的学术和思想价值等。

在该书第三章《和者生存——走向一种建设性后现代观和文化》，两位作者对现代西方文化中的“争斗崇拜”进行了批判，认为其误区包括“现代原子式个人主义”、“实体思维”、“二元对立思维”以及“非道德主义”等。对于柯布、王治河等过程思想家来说，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共同体之间不存在任何内在联系的机械思维是错误的，“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也是错误的，这些错误思维决定了道德与正义的缺席。

我想，如果看到他们这样的思想，从过程哲学（或称有机哲学）“万事万物彼此联系”的角度出发，柯布、王治河等人为生态文明大会无私奉献、为中美院校学术交流奔走不息的精神也就容易理解了。在他们的心目中，自己好不是真好，只有大家一起好才是真好。

这让我又想起一件事。柯布老人除了多年来倡导生态文明，与中国正在走的道路高度契合外，还提出了“潘多树精神”，又恰符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最好呼应。

潘多树是美国犹他州的一棵活了8万年、占地40多万平方公里的古树。从地面看，它是4万多棵彼此竞争阳光、水分和养分的颤杨，但是在地下，这些树干共享同一根系。因此，事实上每棵颤杨树干都在通过光合作用为整个植株提供营养。因为这样的特性，潘多树才能够历经世事沧桑，成活至今，成为全球最古老的树。柯布认为，世界上林立的各民族、各文明正如潘多，表面上看互相竞争，但往深层次看，各民族和文明没有哪一个能够孤立存在，不与整个世界发生联系。人与人之间关系也是一样。因此生态文明不仅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同时也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

这就是柯布等人的哲学，也是他们做人、做事的逻辑，是他们为了他人无私忘我、勤勉追求的动力。在他们的人生辞典里，“使他人幸福是通往幸福的唯一捷径”。

朋友提醒我，为他们说好话，小心连你一起“被怀疑了”。我想了想，如果回到文革，即使我和他们一起被“打倒”了，那我也会为自己能够和他们站在一起感到自豪。好在现在的人们应该不会再像文革时那样，黑白不分，一棍子打死，让人连点真实想法都不能说了。

啰里啰嗦，最后还是我的那点建议：希望尹老师和借机炒作的大V们到克莱蒙走一走、看一看，和那里的人聊一聊。我认为尹老师忧国忧民的精神是可贵的，而且有误解、有分歧并不可怕，只要有为国为民的精神在，误解可以消除，分歧可以弥合，大家可以走上共同的道路。所以，或许尹老师去了之后，一切都明白了，说不定会和柯布他们走到一起，共同为中国与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而不懈奋斗。我相信柯布老人和其他学者会热情地欢迎尹老师加入。

我相信，良知总会发挥作用，时间最终会证明一切。（完）

（上接第1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径自去询问求证。

至于说我们一篇英文SSCI文章都没有，显然与事实离的不是很远，如果美国《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迄今为止我们在上面至少发表了三篇文章）不算的话，那么象刊登我们文章的《美国经济与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东西哲学杂志》(Philosophy: East and West)，算不算呢？

这里顺便说句题外话，我们对国内对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如此崇拜并将英美国国家主导的一个纯粹的“检索工具”捧到“评价标准”的高度，甚至用它来对哲学人文学科进行如此精确的定量评价的做法实在不敢苟同。

当然，说我们一篇像样的中文学术论文都没写过，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这些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文艺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自然辩证法》、《中国哲学史》等国内一流刊物上的文章都不是学术文章？好吧，如果这样他们也认了，“无则加勉”，以后一定努力争取写出一篇令尹教授认可的“学术论文”吧。

在当年那场给中华民族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巨大创伤的十年浩劫中，整个人们的一个惯用伎俩就是深文广纳将学术问题政治化，其中包括查出出身三代。

这不，“尹文”不仅查出了柯布是基督徒，而且还查出了美国过程研究中心属于神学院。

来过克莱蒙访学的都知道，过程研究中心既属于我毕业的克莱蒙研究生大学也属于克莱蒙神学院，因为当年柯老和格里芬兼任两所学校的教授。克莱顿也是既属于克莱蒙研究生大学哲学系也属于克莱蒙神学院，点击克莱蒙研究生大学人文学院的网站(<http://www.cgu.edu/pages/9952.asp>)上的附属学术机构即可找到美国过程研究中心(Center for Process Studies)，也可找到我们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Institute for Postmodern Development of China)。

“尹文”为什么只提后者不提前者呢？其实了解世界范围过程研究思潮的人都知道，美国过程研究中心的名气远比它所挂靠的这两所学校大得多。

柯布博士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后，曾对一位来访的学者说，虽然他是以前哲学家的身份入选的。但他更希望能以神学家的身份当选。因为在他看来，今天西方的主流哲学界囿于分析传统的局限，不关心现实，相形之下，反而是神学家们视野更宽广，更有担当和勇气面对今天我们面临的各种危机，试图找到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像众所周知的积极推进全球伦理的孔汉思(Hans Küng，又译汉思·昆)就是个著名的神学家。

再说克莱顿。人家明明从2011年到2013年当了两年多的克莱蒙林肯大学常务副校长(provost)，为什么硬说人家只当了一个半月的副校长呢？到英汉辞典中查一查“provost”有那么难吗？

反过来说，他即使只当了一个星期的副校长，只要人家到中国访问时还在当差，就没有理由向人家撒谎。

至于国内有媒体报道时把克莱蒙林肯大学张冠李戴成“克莱蒙研究生大学”或“克莱蒙大学”，那就不是人家克莱顿的错了。人家又不会写中文。大家都知道国内小编生活和工作压力山大，偶尔犯点迷糊可以理解。当然，现在想来，如果事先能让我们看一眼报道，帮助把把关就好了，这是后话了。

顺便说一句，“克莱蒙大学”也不是什么野鸡大学，它的英文是Claremont Colleges，是整个克莱蒙几所本科院校与克莱蒙研究生大学的统称，在美有“西部小哈佛”之称。不知“尹文”作者是怎么调查的？你或者自己或者托人到校园门口亲自看一看，照张像不就一目了然了吗？按理，敢于“大胆假设”的学者应当“小心求证”，尤其是社会学学者。自己应当实地考察一下，省得如此臆语而贻笑大方。

关于克莱蒙林肯大学是不是野鸡大学，是不是专门传教的，上网一查就清楚了，这就是网络时代的好处，搞“截频”什么的，不如这个来的直接、客观、权威。

[Claremont Lincoln University | Engage in Positive Social Change](http://www.claremontlincoln.edu/Engage_in_Positive_Social_Change)

Claremont Lincoln University is an accredited university offering online Master's degrees in Ethical Leadership, Social Impact and Interfaith Action. <https://www.claremontlincoln.edu/>

至于有鼻子有眼地说骗钱的克莱蒙神学院世界排名10548位，不知依据何在？是哪个权威机构排的？是胡氏排行榜还是尹式排行榜？莫非真是“谎言越大，细节越真实”？众所周知，克莱蒙神学院原属南加州大学的神学院，美国许多大学都有自己的神学院，如哈佛与耶鲁。因为教派分类有差异，即是在神学院系统内，都是无法排名的，更不会参加美国研究型大学或文理学院的排名。对此，克莱蒙神学院Kah-Jin Jeffrey Kuan校长在给我们的签名信里讲得很清楚：（1）“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排名”；（2）“神学院与克莱蒙研究生大学的联合博士培养项目在北美同类项目中排名第12-15名”。

还是回到正题：我们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积极推进过程哲学研究，建设性后现代哲学，有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文明研究？

这就得从我出国留学说起了。不过有句话想说在前面。在《易经》的所有64卦中，几乎每个卦都有好有坏，但只有一个卦是例外，那就是“谦卦”。只有它“六爻皆吉”，是最吉利的一卦。这其实是老祖宗在警示我们谦虚做人。因此这些年我们虽然高调做事，但却尽量低调做人。但此番被逼出手讲我们的故事，里面难免吹吹自己，还肯请读者诸君谅解。

我是1998年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学校全称叫克莱蒙研究生大学，英文是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简称CGU。该校成立于1925年。“尹文”说该校世界排名在1501位。（不知这个排名又是如何来的？莫非玩的是一个“细节真实”的把戏？）在我看来，排1501还是高了，应该排最后一名才对，当然也可以排第一。因为这是全美唯一一所只有研究生和博士生没有本科生的研究型大学。因此你可以把它排最后，也可以排第一，因为只有这么一所，你怎么归类？所以一开始给国内刊物投稿时，编辑们总喜欢擅作主张地把作者单位改成“克莱蒙研究生院”。这大概是“尹文”所说“野鸡大学”的一个来源吧。其实如果回溯一下历史，克莱蒙研究生大学历史上还真有一段时期叫“克莱蒙研究生院”(CGS)。我们CGU虽然在排名上吃了些亏，但也没“尹文”说的那么不堪，因为我们有位世界级的大教授，就是国内所谓的“没大楼有大师”吧。除了格里芬，柯布，还有被誉为“现代管理之父”的德鲁克(Peter Drucker)，研究积极心理学和领导力世界的境界人物米哈里(Mihaly Csikszentmihalyi)和只有硕士学位的来自英国的维特根斯坦第三代传人菲里普教授（有兴趣的朋友可参看我的追忆文章《哲学家，他守望生命的神秘——追忆D. Z. 菲里普教授》，《世界哲学》2007年第1期）

当然，如果大家真对克莱蒙研究生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的排名感兴趣的话，建议登陆<https://www.usnews.com/best-graduate-schools>，就可

出研究生层面的排名，是根据学科，而不是学校进行的。

话扯远了，还是回到我为什么出国吧。

出国那年我38岁。出国前，我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曾任《国外社会科学》副主编。也曾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十大杰出青年”。到了这把岁数了还出国洋插队，许多人理解。这也跟建设性后现代有关。

学界的朋友大概都知道，我于1993年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一书。（多次再版后，2006年此书由北京大学出了修订版《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该书可以算国内比较早研究后现代哲学的专著了。虽然该书给我赢得了一些荣誉，包括拿了一个优秀成果一等奖，但越研究到后来，我越对解构性后现代主义滋生不满，因为这一思潮专攻解构，热衷否定。它既没有产生积极的影响，“也没有为新时代勾绘出任何蓝图”。它或许适合西方，因为现代性在那里已经根深蒂固盘踞数百年了，而刚刚经过十年浩劫的中国，百废待兴，这块土地迫切需要建设。

也正是在那时遭遇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科学》是格里芬主编的长达34本的《建设性后现代思想丛书》中的一本，在《后现代科学》的中文版序言中格里芬教授有这么一段话深深地吸引了我，他写道：“我的出发点是：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国家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做的话，中国实际上是‘后现代化’了。”在大环境是鄙视中国的西方，居然还有这样一些真心关心中国的美国学者，这引起了我在研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兴趣。这里要特别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它当时属于社科文献情报中心，那里有1500余种外文图书，这给了我得天独厚便利研究条件。进一步的研究使我发现，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过程哲学”（又称“有机哲学”），过程哲学在当代的奠基人是曾任哈佛大学教授的大数学家、理论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怀特海，他是20世纪少数几个最早开始反思现代西方文明的哲学家之一。而怀特海本人在其名著《过程与实在》第7页上则明确指出自己的过程哲学更加接近中国哲学，这自然是指中华民族是《易经》的民族，注重变化，讲究和谐，强调相互联系的思想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文化基因中了。这激发了我向往美国读书的渴望，希望更深入地了解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了解过程哲学。通过托福等外语考试，被克莱蒙研究生大学录取，我来到克莱蒙跟随格里芬读博士。

坦率地说，这个博士读的比较辛苦，除了自己资质愚钝外，学校对德语和法语的外语要求也加剧了读博的难度，再加上早期勤工俭学在餐馆和图书馆打工，使得这个博士学位前后读了八年。

汗水洒下，收获也是蛮大的，除了我的毕业论文（后来以《过程与多元：中国和而不同思想研究》为名2012年在德国Ontos Verlag 出版社出版）外，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了过程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价值特别是它们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樊老师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除了工作上帮我撑起了半边天，更主要的是学术上的。大家知道，或许受第一次启蒙的影响，我们搞现代西方哲学的往往看不起搞中哲的。客观说，这方面黑格尔带了一个不好的头。因为他从没有把“中国哲学”当作哲学“认真对待过”，《易经》被他看作肤浅的，孔子的道德哲学更被他看作一钱不值，他甚至希望孔子的著作最好从来没有被翻译过。受此影响，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块一直是我的学术短板。

而怀特海却声称自己的思想更贴近中国文化，还对前往哈佛大学的中国学生说中国的天道思想“美极了”。

中国传统文化“殊胜处”何在呢？过程哲学具体在哪些方面和中国传统妙合呢？正是在这里，樊美筠这位喜爱与研究中国传统美学的学者帮了大忙，使我体认到中国智慧博大精深，从而加深了自己对过程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内在价值的理解。

大家知道，过程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西方一直不是主流，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主流哲学是分析哲学，主流思维是机械思维，要让被机械思维影响长达几个世纪的西方世界接受这样一种动态的有机思维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过程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思想脉络上跟中国传统文化的亲也加剧了它的边缘化。或许跟西方中心主义的强势不无关系，别说几十年前，就是今天，除了著名过程哲学家安乐哲先生的夏威夷大学哲学系，过程哲学家劳尔（Stephen Rowe）教授和华裔学者倪培民、商戈令教授所在的伟科州立大学哲学系外，在全美国也没有几所大学的哲学系讲中国哲学，要讲也都放入宗教系去讲。海外研究新儒家的杜维明先生那么有名气，当年也只能在东亚语言和文明系讲他的儒学，而非哲学系。中国哲学被认为是宗教，当然理所当然地被美国哲学界所排斥，从而被放入到宗教系。

然而不是主流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从历史上看，许多伟大的思想都是首先产生在边缘的。我坚信过程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价值。感觉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革的疾风暴雨，一个改革开放的中国不仅需要继承与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也需要一种具有高远整合精神，能把各种零碎知识整合为一种综合远见的学说，而以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为理论基础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恰恰满足了这一要求。在我们这个危机重重的世界上，人们希望看到一个对将来有所作为、有所筹划的充满建设性的理论体系。然而遗憾的是或许受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在今日的美国学术界，有为数不少的人对事物持一种犬儒主义(cynical)的态度。他们奉解构为主臬，视愤世嫉俗，玩世不恭为时髦。

躲在象牙塔里玩解构自然很安全，然而，面对现代性留下的近乎灾难性的世界，努力寻求走出困境的办法，则是一条远为艰难的路途。可贵的是，过程哲学家和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选择了后者。他们不仅勇敢地抵抗形形色色的霸权，为弱小仗义执言，而且致力于人类的平等和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关爱自然与一切生命。主张“尊重他者，倾听他人”。他们并非一味拆除精神家园，而是致力于对生命深层意义的追求，致力于为我们这个时代寻找“可能的精神家园”。

可以想象，在机械思维横行，“划一思维”强势，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依然猖獗的西方土壤里，怀抱上述理想的过程哲学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要生成成长自然很难。

然而，西方不亮东方亮，在西方未受重视的思想在中国未必就不受欢迎。在柯布看来，中国文化特别是作为其根基的儒、道、释所倡导的天地人和、阴阳互动的价值观念，应成为未来后现代世界的支柱性的价值观念。加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中国最有可探索一条新路出来，一条既避免西式现代化的覆辙，又整合传统与现代优秀资源的后现代之路或曰超现代之路，也就是生态文明之路。这也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过程哲学家和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都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中国。认为“中国是我们这个星球的希望所在”，“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期待着中国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进程中，引领世界，并最终成为新时代新文明的领袖。

柯布院士、格里芬博士等思想家已经意识到美国政府已经被大资本集团和金融寡头所绑架，因而不能再继续领导世界，世界的希望在中国。难道看好中国不对，非要唱衰中国才行？这是什么“神逻辑”？（之一完）

另一种人是存在的，别一种文明是可能的

——一个亲历者对《神学骗子骗了中国50多所大学》一文的回应

王晓华

(上接第2版)程的人。他是一个天生的演讲家，不仅其讲课内容生动有趣，而且形式也新颖，使学生们坐在小小的教室里，借助现代高科技，同时能听到能看到万里之外的其他国家生态文明的思想家或践行者们的思想或故事，还能与他们提问互动，这门课中，他还常常组织学生走出课堂，考察体验周边地区的生态实践。也难怪学生们喜欢他的课。

读到这里，读者诸君估计也就多少理解了为什么我们这些年不知疲倦地奔波在大洋两岸，如此“卖命”地推动生态文明。柯老、格里芬和克莱顿等的人格魅力无疑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咱们中国人喜欢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治河的茹素，我们的不买和少买衣服的确是受到他们的影响。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尝言：“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秉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我们虽然资质愚钝，然而十多年来亲耳听说了，亲眼目睹了柯布和格里芬等后现代大家的所做所想，也就渐渐明确了己今生的大使命。推动世界走向生态文明！我们理解这无疑也是后来出现的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大使命。(之二完)

最近，读到尹海洁教授的《神学骗子骗了中国50多所大学》，不禁拍案而起。作者俨然是正义之化身，气势磅礴似走泥丸，措辞果决如行使终审裁判权。仅仅经过简单的举证，有罪推定便宣告完成。这突如其来的高潮，恐怕闪了不少读者的腰。

然而，尽管作者言之凿凿，但所举的证据却极为薄弱：它们几乎全部来自网络，获取的方式犹如王林大师的隔空取物。仅仅凭借这些百度级的资料，作者便迅速勾勒出“神学骗子”的形貌，演绎了举重若轻的修辞技巧，展露了蔑视对手的潇洒姿态。于是，浏览完这篇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奇文后，我却不由得感叹命运的诡异：作为北大78级的毕业生，王治河当过《国外社会科学》的副主编，樊美筠曾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副主任，其昔日的同学同事现在大都位高权重，而身居海外的他们却要接受居高临下的审判。于是，一个想法浮出脑海：假如他们留在国内，恐怕会成为本文作者最为敬畏的“中央学者”了吧？

当然，历史没有假如：在声名鹊起之际，他们离开了吾等“地方学者”高不可攀的平台，加入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家，投身于弘扬生态文明的大业。复杂的因缘际会之下，他们最终成为作者眼里的“神学骗子”。我不想说出“势利”之类贬义词，但想斗胆问一句：倘若他们依然是学术界的权力主体，你还会冷嘲热讽、运笔如刀、快意恩仇吗？

在这篇奇文中，关键词是“骗子”。我认真地查阅了《现代汉语词典》，发现如下解释：“[骗]骗取财物、名誉的人；玩弄阴谋骗术的人；江湖骗子政治骗子。”尹海洁教授使用这个名词，可谓一语双关。其中之深意，圈内人都会懂的。于是，最重要的问题考验归结为：他们是谁？

对于这个问题，我恰好具有一定的发言权：其一，我曾是克莱蒙美国过程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顺便说一句，该中心的确既属于克莱蒙神学院(CST)也属于克莱蒙研究生大学(CGU)，这有中心的信笺为证，其实在我看来，不客气地说，该中心的光芒委实要比这两所学校大的多，因为它拥有柯布和格里芬等一流思想家]；其二，我也是中国生态文化的推动者，更容易还原他们的心路历程。此时，我想忠实地记录所见、所闻、所录，还原他们的精神面貌，供读者诸君参考。为了节约各位看官的时间，本文只想谈论三个问题：1. 王治河先生的生态学转向(理解他的选择)；2. 柯布教授的中国情结(消除对“渗透”的忧虑)；3. 大卫·格里芬对“美帝国主义”的批判(告诉你他们有多激进)。

1. 王治河先生的生态学转向

在去美国之前，王治河是“后学”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其专著《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和《福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影响颇大，至今仍被广泛引用。如果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他很有可能成为尹海洁教授眼中的“顶尖学者”，头顶各类含金量身高的桂冠。然而，他为什么在声名鹊起之时选择了离开？缘何踏上了一条人迹罕见的小径？自我放逐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自我规划？

在还原王治河先生的心路历程时，我找到了一条重要的精神线索：1997年1月，他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论文《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维度》，而《扑朔迷离的游戏》第一章的标题则为《流浪者的思维》。简单对比二者，我发现了一个逻辑线索：他想终结人文学科的流浪、坍塌、破产、陨落状态，穿越词语的碎片、废墟、空地，寻找具有建设性的路径。这些文本道出了告别的理由，也奏响了转折的序曲。此后，他奔赴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大本营，走上了“第二次启蒙”的道路。

与巴特、福柯、德里达等大哲不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试图探索：“如果我们想要在宇宙中如同在家，应如何做。”[1]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推动下，王治河开始了“生态学转向”。对于许多人来说，此类叙述过于高大上：“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真有人会为一种信念转型？作为王治河先生的精神同道，我的答案斩钉截铁：不但有，而且常常结对而行。譬如，1993年，在浙江大学任教的我突然醒悟，写下了《中国生态主义宣言》，从此升格为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正因为如此，我才理解王治河先生的选择：不是为了利，而是为了义。

在世界范围内，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既来得太早，又来得太迟，因为绝大多数人都被搁置在两次变革的间隙。这注定了先行者要克服持续的艰难处境。2002年，我应邀到克莱蒙进行学术访问，亲眼目睹了王治河先生“转向”后的清贫生活：租来的陋室、逼仄的空间、经常罢工的老爷爷，等等。当时，即使在美国，生态主义也是边缘思潮，弘扬它的人很难获得像样的经济回报。如果说窘迫的生活一点也没有影响他的情绪，那显然是他在掩盖事实：与大多数人一样，压力也会使他不安、焦虑、急躁。不过，他依然坚持了近20年，继续在误解、低估、讥讽中前行，现在又因“宗教渗透”和“文化侵略”而被推到风口浪尖。支撑他的的确是信念的力量。

在这20年里，“生态学转向”没有给他带来了丰盈的经济回报，但却增强了“人类的福祉”：“在了解解构性转变为建构性，从粉碎思想到建构思想的深刻转变中，中国思想家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乐黛云先生的评价。它道出了一种定位：在她所说的“中国思想家”中，王治河先生无疑是“枢纽”，是领军人物；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才在中国生根、发芽、成长。它影响了包括汤一介在内的顶尖学者，推动他们重新思考“中国道路”：“在中国已经发生广泛影响的‘国学热’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有机结合，如果能在中国生根并得到发展，也许中国可以比较顺利地完成‘第一次启蒙’，实现现代化，而且会较快地进入以‘第二次启蒙’为标志的后现代社会。”如果同胞们认真倾听这位“中国思想家”的话，那么，雾霾蔽日的景象或许就不会出现。

2. 柯布先生的“中国情结”

在尹海洁的质疑文章中，王治河等人被标画为居心叵测的“渗透者”：试图把西方精神强加给中国的传教士。仔细审视其略显冗长的叙述，我发现柯布的名字也赫然在列，不由得在心中大呼冤枉。

根据我的亲历，这种冷战式表述树立起的是颠倒的意象：身为著名思想家的科

布非但没有“渗透”之志，反倒有向中国“求援”之意。在我2002年所做的访谈中，他明确表示：

中国将很有可能在五十年内成为世界经济与政治中心，中国人口比北大西洋国家人口总和还多。中国人以其智慧、活力、自律、善于经营和创造性闻名于世。许多其它东亚国家的人民也是如此，但中国人民更突出。从很多方面看，西方正在走下坡路。在十八到十九世纪东亚确实处于衰落中，然而它现在正在迅速复兴。当然，西方的实体思维至少在表面上影响着中国人，因为它支撑着中国人目前正在极力追求的现代性，但我坚信中国人的深层知觉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它最终将再次证明自己。西方的过程思想为把中国的直觉与西方科学的成果结合起来提供了机缘。当过程思想被中国人所拥有和借鉴时，它在中国将比在西方获得更丰富的发展，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是有机整体主义的。[2]

此后，在一次会议间隙，他又不断问我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看法。在他看来，改革后的中国可能综合东西方各自的优势，为世界走出一条新路：利用后发现代化的优势，中国可以既克服传统资本主义的缺陷，又超越单纯追求经济利益的模式，创造出一种重视生态、关怀底层、弘扬多样性的多元新型文明，带动整个世界的后现代转折。面对中国时，他语词谦卑，态度真诚，总是表达殷殷期待之情，丝毫没有德里达式的傲慢。可是，如此热爱中国的老人，竟然也被当作居心叵测的间谍。这是谍战片看多了的结果吗？无论如何，以阴谋论之心，度大爱者之腹，其谬莫大焉。

柯布教授是知行合一的学者。他几乎为生态文化捐光了所有家产，甚至卖掉了房子，自己住在老人社区中。作为王治河交往最多的美国学者，其言其行都深刻地影响了他。由他的立场，我们可以反过来还原王治河等人的“中国情结”。

3. 格里芬教授对“美帝国主义”的批判

如果上述“亲历”还不能破除“尹海洁”式的幻觉，那么，格里芬教授的立场足以排除类似的疑虑：在我访问期间，作为过程研究中心的执行主任，他激烈抨击“美帝国主义”，甚至认为9·11事件是布什政府的阴谋。可以说，他是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美国学者。

2002年5月17日，我来到格里芬教授位于圣塔芭芭拉自建的生态屋中，采访了这位因主编《后现代科学》而名扬华夏的大咖。在几个小时的对话中，他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自己的祖国：虽然美国被认作民主国家中的领军人物，但它的民主是富人的民主，也就是说，它并非真正的民主。事实上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如此地依赖于少数极富个人和公司的金钱，以至于很难让他们对这一转变(从使用石油、天然气、煤转向使用太阳能和风能)在立法上投赞成票。由于那些垄断了石油和煤碳的大公司要这些原材料继续被使用，它们会用金钱阻止通过应用无污染技术的立法。[3]

此后，他又通过电子邮件继续批判“美帝国主义”：

晓华，你和其他中国学者的主要问题是相信美国至少在某个国家推动了民主进程，但事实上美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是

阻碍全球民主的主要力量。它在许多国家里妨碍乃至颠覆了民主。除了两个例外，美国没有推动任何国家的民主进程：这两个例外就是日本和德国。但日本的民主是极为有限的，特别是在1947年著名的“大逆转”之后。日本和德国之所以成为例外，是因为美国需要它们在二战后分别在亚洲和欧洲做它们的代表。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丝毫的利他主义。

这种批评不可谓不彻底。它甚至使我感觉“激进”。断言这样的美国学者推销美国精神，是不是滑稽了点？误解真的这么引人入胜吗？

需要说明的是，大卫·格里芬是王治河的博士生导师。在他的影响下，王治河也激烈批判西方的主流观念，他和樊美筠提出7点具体主张：(1)超越人类中心主义，高扬生态意识；(2)超越西方中心主义，推重文化互补意识；(3)挑战划一思维，欣赏多元之美；(4)拒绝“抽象自由”观，走向有责任的深度自由；(5)扬弃物质主义，走向道义民主；(6)挑战霸道科学，走向厚道科学；(7)超越纯粹理性，呼唤审美智慧。[4]这是一个十分全面的行动纲领。其中蕴含着满满的人类之爱。唯独没有的是所谓的“阴谋”。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不喜欢以恶意揣度别人。面对尹海洁教授的奇文，我更愿意相信她是真诚的：她在表达一个北方知识分子的信念，捍卫她想象中的国家利益。此刻我想起了怀特海的名言，“没有两个实际存在物源于完全相同的宇宙”。或许，她激烈的语言也是一种提醒：在观念播撒、增殖、分延的过程中，各种利益关系的边界会出现交叉、博弈、冲突。仅仅有善意是不够的。恰当的策略可能更为重要。

不过我还是真诚地希望尹海洁教授能静下心来读读柯布的《21世纪的生态经济学》(与著名生态经济学家达利合著)和《生命的解放》(与澳大利亚著名生物学家伯奇合著)，这两本书都有中译本)。如果实在没有时间，也请无论如何花两分钟时间读读柯布博士给你的公开信。您会发现，另一种人是存在的，别一种文明是可能的。衷心希望您和我们这些生态主义者一起踏上建设生态文明之路。

就此打住，谨以此文还原我眼中的“他们”，声援被误解的生态主义者。这是我祝福人类的一种方式。

参考文献：

- [1][美]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马季方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第39页。
[2]王晓华，《为了人类共同的福祉——柯布教授访谈录》，《社会科学报》2002年6月15日。
[3]王晓华，《后现代转折与我们这个星球的希望》，《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4]王治河，樊美筠：《第二次启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作者简介：

王晓华，深圳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中国著名生态学者。著有《个体哲学》、《生态批评》、《身体美学导论》等，曾为美国、英国、韩国、瑞士多所大学的访问学者。

(上接第3版)倒是出了一个“大讲“文明冲突”的亨廷顿，还不是哲学系的。你能期待在那里物色到一个大牌教授来中国讲科学与人文、精神的对话吗？那真是强人所难了。

众所周知，由于我国高等教育长期文理工分家，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相脱离，导致许多理工科高校的学生产生“思维方式的缺陷和知识面的偏颇。”极端者甚至酿制校园投毒，凶杀等惨案。

我们理解，正是为了匡正文理分家所导致的弊端，中国政府才大力推动文化素质教育，通过推进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而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特别是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哈工大决定从海外聘请对科学与精神对话学有研究的专家学者前来讲学显然也是基于这个目的。

而在这个领域，了解当代西方学术前沿发展的学者都知道，除了已经过世的伊安·巴伯(Ian Barbour)等老一辈学者外，就是属克莱顿了。没有之一。作为斯坦福大学“实现项目”，汤普顿“科学与精神追求”项目的主要负责人，有深厚科学背景的他曾主导了众多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和精神领袖对话，具有丰富的对话经验，自己也在耶鲁大学出版、牛津大学出版社、Routledge、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等世界顶尖出版社出版了《心灵与突破—从量子到意识》、《进化与伦理》、《科学与精神追求》、《科学与超越》等著作，加之又有世俗看中的耶鲁大学双博士，哈佛大学访问教授的身份，哈工大请他过去有什么错吗？相反，却见出了哈工大过人的眼光。何况这个所谓的首席学术顾问迄今为止没有拿工大一分顾问费或专家费，还被泼了这么一盆脏水，被尹文扣上“神棍”，“神学骗子”的大帽子。请问世间有这种一分不拿的骗子吗？咱们这样对待一个满腔热爱中国的国外有机马克思主义者公平吗？是咱们中国人的待客之道吗？幸运地是哈工大新领导——直顶者压力坚守着原则，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礼遇着克莱顿，实属难得。

看到这里，读者朋友大概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了。由于修行不够，我们尚未达到“无故加之而不惊”的境界，行文中有时难免带着“呛火气”，有些表达未必恰当，敬请海洁教授原谅，也请读者诸君原谅。并以此为契机帮助我们修行。见贤思齐，希望我们有一天也能达致柯老的境界：“那灵魂高贵的活生生的香气在文中浓郁地发出来，象一株心灵的清静莲花，世俗人间的污泥对他丝毫无染”。更希望大家能和我们一早日走在生态文明的大道上！(全文完)

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2010年，友成首次提出新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时代条件下的新公益七大趋势，倡导回归以人为本、跨界合作的社会创新。2013年，友成将新公益理念推广到投资领域，成为社会价值投资的倡导者和引领者。2014年，友成开始研发以人为本的多维度的社会价值评价体系——三A三力投资标准与评价体系，搭建线上平台。同年，友成与近50家机构联合发起成立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并于2016年在深圳市民政局注册成立中国首家社会联

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简介
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成立于1973年，是环境保护部直属的三个国家级环境科学研究所之一。华南所始终坚持“立足华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建所方针，坚持以热带、亚热带区域环境问题研究，经济特区、沿海开发区、大城市与特大城市群和港澳台等发达地区环境问题研究，河口、感潮河网、海洋等复杂水环境模拟研究，区域、流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污染控制方法创新研究等为主要研究方向，承担了大量的国家及华南地区环境科学研究任务，向国家和地方提供了各种管理决策和污染防治技术支持，取得了突出成绩，获得了多项国家及省部级科技进步

《世界文化論壇》报
Culture Communication
~面向全球華人，情系人類未來~
《世界文化論壇》報系海外獨家以文化為訴求的報紙，被讀者譽為“海外最有思想性的華文媒體”。《世界文化論壇》報由美國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主辦，美國過程研究中心協辦。2002年在美國創刊發行。面向兩岸三地及北美華人世界，旨在促進中西深層次的文化交流與對話，使中國文化和世界上一切先進文化在後現代的多元時代能夠攜手對中國的永續發展與世界的和平進程做自己獨特的貢獻。
本報有以下欄目：文化廣場、放眼天下、美國大觀、洛城夜話、企業文化、思者手記、過程思維、綠燈人生、成功之道、大師風範、大師訪談、華人明星榜、信仰的天空、老外學中文、名校推薦(廣告)、互動特區、影響我一生的一本書、影響我一生的一句話、特色店(廣告)等，以獨特的視角，反映華人的文化訴求，展現不同文化的風采。
文化廣場促進民族文化百花齊放；放眼天下囊括大事春秋世界風雲。美國大觀、洛城夜話，給華人一個活生生的美國，一個細微的洛城。企業文化、思者手記、過程思維，看宇宙人生洞若觀火。綠燈人生、成功之道，給人生具體指導。大師風範、華人明星榜，顯當代大師言傳身教，樹世界華人楷模新風……
《世界文化論壇》可謂大一一心若大海、量包天下；《世界文化論壇》亦可謂小一一星星之火、步履維艱。
但是如果有您的一份，這份小報就能成大氣候。
如果您出一份力，把《世界文化論壇》推薦給親朋好友，讓讀書界人人能夠享受這份思想大餐，這張海外華人文化網路必將因您而玉成。
我們自信《世界文化論壇》是明珠，我們相信您慧眼識得！
《世界文化論壇》一年六期，每期4個版面。
國際標準期刊刊號 (ISSN) : 1540-2339
《世界文化論壇》同仁敬啟

《世界文化論壇》報
(雙月)訂閱單
姓名_____ 電話_____
訂閱期數：一年(六期)
詳細通訊地址:_____
訂閱費：\$20.00/年(含郵費)
[]US\$ []CASH []CHECK
支票抬頭請寫
THE INSTITUTE FOR POSTMODERN
DEVELOPMENT OF CHINA.
郵寄地址：IPDC
P O BOX 212
CLAREMONT, CA 91711